

词学史料学

王兆鹏 著

中华书局

傅璇琮 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目 录

绪论 词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1)
第一章 词体研究的史料·····	(1)
第一节 词乐·····	(1)
第二节 词律·····	(9)
第三节 词韵·····	(17)
第二章 词人研究的史料·····	(25)
第一节 年谱传记·····	(25)
第二节 其他历史文献史料·····	(31)
一、史传·····	(31)
二、谱牒·····	(59)
三、方志·····	(63)
四、石刻·····	(71)
五、文集·····	(76)
第三章 词集研究的史料之一：书目·····	(84)
第一节 书目的检索与利用·····	(84)
第二节 书目的价值·····	(99)
第四章 词集研究的史料之二：丛编·····	(109)
第一节 宋明两代的词集丛编·····	(109)
第二节 清代的词集丛编·····	(125)

第五章 词集研究的史料之三：别集·····	(151)
第一节 唐五代词别集·····	(151)
第二节 两宋词别集·····	(158)
第三节 金元明清词别集·····	(238)
第四节 词别集的整理与研究·····	(289)
一、版本·····	(290)
二、校勘·····	(291)
三、笺注·····	(299)
第六章 词集研究的史料之四：总集·····	(302)
第一节 词选的类型与价值·····	(302)
一、词选的类型·····	(302)
二、词选的价值·····	(304)
第二节 唐宋金元词选·····	(310)
第三节 明清词选·····	(343)
一、通代词选·····	(343)
二、断代词选·····	(371)
三、专题词选·····	(393)
四、女性词选·····	(395)
五、郡邑词选·····	(397)
第四节 20世纪整理的词总集·····	(402)
一、《全唐五代词》·····	(403)
二、《全宋词》和《全金元词》·····	(410)
三、《全明词》·····	(416)
四、《全清词钞》和《全清词·顺康卷》·····	(417)
五、词选选介·····	(420)
第七章 词论的研究史料·····	(425)
第一节 历代词话专书·····	(425)

一、宋元词话·····	(426)
二、明清词话·····	(436)
三、《词话丛编》未收的清人词话·····	(463)
第二节 其他典籍中的词论资料·····	(470)
第三节 词论中的词史研究资料·····	(472)
第八章 词学研究的工具书·····	(476)
第一节 纸本检索工具书·····	(476)
一、综合性辞典·····	(476)
二、专题性辞典·····	(478)
三、词学论著目录索引·····	(480)
第二节 电子检索数据库·····	(481)
一、全文检索数据库·····	(482)
二、书目篇目检索数据库·····	(484)
引用书目·····	(486)
后记·····	(534)
再版后记·····	(537)

绪论 词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以词为研究对象的“词学”，虽然在宋代就已存在，但直到20世纪才逐渐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词学”一词，在词学文献中，最早是出现在南宋初王灼的《碧鸡漫志》卷三里：

宣和初，普州守山东人王平，词学华赡。^①

然而王氏所说的“词学”，是指才学、文彩，与研究词体的“词学”不是一回事^②。与词学研究相关的“词学”一语，至清代康熙年间才开始使用。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说：

张光州南湖《诗馀图谱》，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荦路蓝缕之功。^③

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下卷也说：

近得(万树)《词律》一书，留情倚声，服其上下千载，有功词学。固当以公瑾望之。^④

① 岳珍《碧鸡漫志校正》本，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55—56页。

②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有《词学科目》一则，《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载王氏撰有《词学指南》和《词学题苑》。然此处“词学”，是指贡举科目中的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和博学宏词科，与词学研究的“词学”无关。

③ 《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8页。

④ 《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49页。

这里所说和后来清人词话中屡屡使用的“词学”，已经与词体有了关系，但主要是指词的创作^①，与现代意义上的“词学”研究还有一定的距离。

康熙十八年（1679），查继超将毛先舒的《填词名解》、赖以邠的《填词图谱》、仲恒的《词韵》和王又华的《古今词论》汇辑为《词学全书》。应该说此处的“词学”已包含有词学研究之意，因为查氏在《词学全书序》中说毛氏、仲氏、王氏诸家“词学之刻，厘辨精确”。所谓“厘辨”，就是指对词体、词谱、词韵等进行整理辨正。这正是词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康熙二十七年（1688），徐钊编成《词苑丛谈》，分类辑录历代词话，将词话的内容分成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证等门类；嘉庆十年（1805），冯金伯编《词苑萃编》，在徐氏的基础上增列“旨趣”、“指摘”二门，也都含有对词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进行分类的意思。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词曲类叙》说：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②

既寻源溯流，又分“词为五类”，这是从目录学的角度对词学进行分类。

① 参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3页。

② 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807页。

嘉庆间，顾广圻（1766—1835）为秦恩复《词学丛书》所作的《词学丛书序》，更明确标举“词学”二字，并说：

词而言学何也？盖天下有一事即有一学，何独至于词而无之。其在宋元，如日之升，海内咸睹，夫人而知有是学也。明三百年，其晦乎？学固自存，人之词莫肯讲求耳。迨竹垞诸人出于前，樊榭一辈踵于后，则能讲求矣。然未尝揭学之一言以正告天下，若尚有明而未融者。此太史所大书特书，而亟亟不欲缓者欤？吾见是书之行也，填词者得之，循其名，思其义。于《词源》可以得七宫十二调声律一定之学，于《韵释》可以得清浊部类分合配隶之学，于《雅词》等可以博观体制，深寻旨趣，得自来传作，无一字一句任意轻下之学。继自今将复夫人而知有词即有学。^①

“有词即有学”，已很接近现代的词研究了。

同治十二年（1873），俞樾为《词律拾遗》作序说：

顾念词学之衰久矣，宋沈义父谓词中去声字尤要，入声可代平声，不可代上声，所论皆入微。而三百年来莫窥斯秘。至万氏出而规矩先民，张皇幽眇，为词家功臣。今徐君拾遗补阙，绳愆纠谬，又为万氏功臣，从此两书并行，用示词林正轨，俾后之论词者，知我朝词学之盛，直接两宋，亦犹经学之盛，直接两汉也。^②

此处“词学”，也包含着词学研究。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文学研究的“词学”，正式确立。谢无量的《词学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18）、徐敬修

① 顾广圻《思适斋集》卷十三，道光十九年上海徐氏刊本。

② 徐本立《词律拾遗》卷首，同治十二年吴下刊本。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词律》，第462页。

的《词学常识》（上海大东书局 1925）、徐珂的《清代词学概论》（上海大东书局 1926）、胡云翼的《词学 ABC》（上海世界书局 1930）、梁启勋的《词学》（京城印书局 1932）、吴梅的《词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和任二北的《词学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等以词学为名的专著先后问世，标志着“词学”的正式确立。梁启勋的《词学》一开篇就说：

“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虽有此名辞，未见通显。计词之传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馀调，一千六百七十馀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视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则“词学”二字亦尚可通^①。

“词学”二字，虽然当时的学人觉得还有些“生硬”，但毕竟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词的研究与词的创作，在理论观念上已得到初步的区分。胡云翼的《词学 ABC》就公开宣称：“我这本书是‘词学’，而不是‘学词’。”

现代“词学”学科在确立之初，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理解上还不太一致。

梁启勋的《词学》，主要是研究词的体制和作法，其中也涉及到词的起源等问题。任二北的《词学研究法》，分“作法”、“词律”、“词乐”和“专集选集总集”四章。吴梅的《词学通论》，主要是论词的平仄四声、韵部、音律、作法和词史流变。胡云翼的《词学 ABC》则主要研究词的特质、词体形成的过程、词的起源和词的发展史。综合当时各家词学著作来看，词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词的起源、体制、词韵、词律、词乐、作法、词史等问题。

1934年，龙榆生在《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词

^① 中国书店 1985 年影印京城印书局本。

学研究之商榷》，首次明确地表述了词学研究的任务和词学研究的范围。他说：

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之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

同时指出，用长短句的词体来“自抒其性灵抱负”，是“文人士之才情富艳者，皆优为之”事；而“归纳众制，以寻求一定之规律，与其盛衰转变之情”，则是“文学史家之所有事”。他进而在总结前人词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词学研究分为词乐之学、词韵之学、图谱之学、声调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词史之学、批评之学八个方面^①。这八个方面，虽然还不很科学全面，但毕竟初步揭示出词学研究的基本范围。

进入八十年代后，学者对词学研究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思考。1981年，唐圭璋先生和金启华先生在《词学》第一辑上联名发表《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一文，将唐宋以来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词学研究概括为十个方面：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工作和词学评论。在龙氏八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了词的起源、词集版本、词集笺注和词作辑佚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此后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②，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来建构唐宋词学研究的体系。并在《词学》一章中提出“今后词学研究”应予完成八个方面的工作：

① 参刘扬忠《二十世纪中国词学学术史论纲》（上篇），《暨南学报》2000年第4期。

②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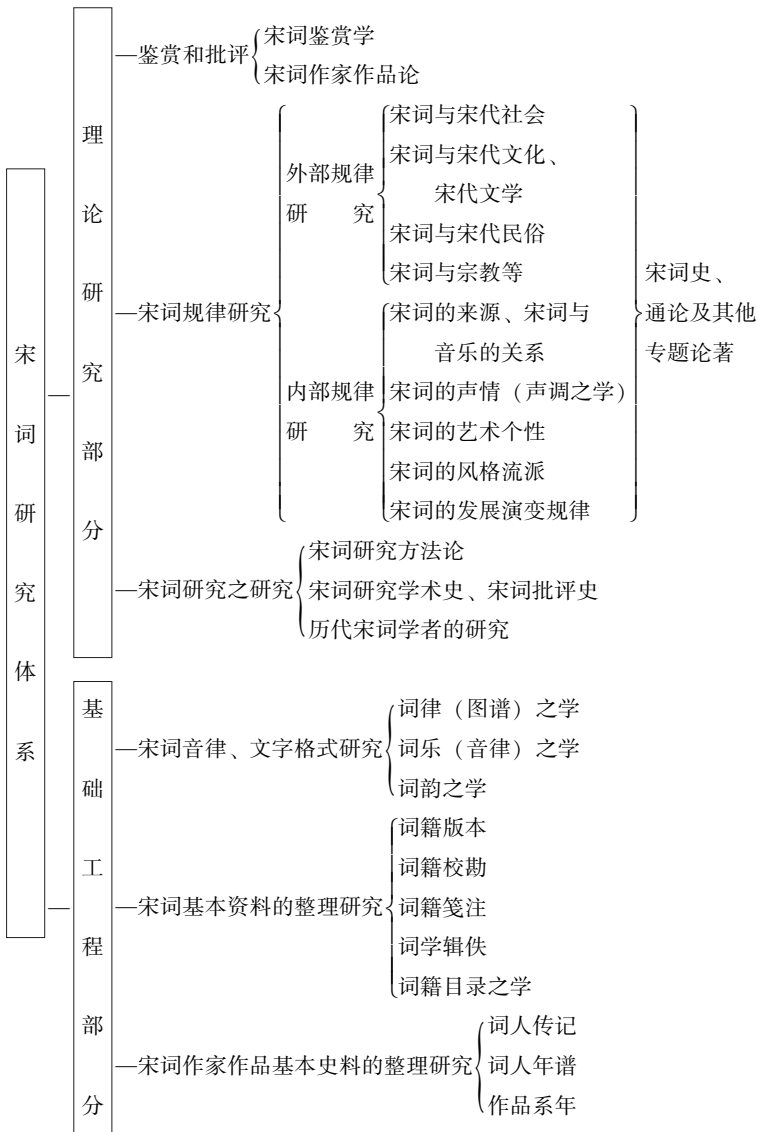
- 一、评论唐宋各家词的论文集；
- 二、词人年谱、传记丛书；
- 三、汇集与研究唐宋音谱及词乐资料；
- 四、在清人《词律》、《词谱》的基础上，重新编撰包括敦煌曲在内的《唐宋词调总谱》；
- 五、辑唐宋词论、词话，成《唐宋词论词评汇编》；
- 六、总结历代词学成果，作《词学史》；
- 七、历述词籍目录版本，作《唐宋词籍总目提要》；
- 八、包举上述词家、词调、词籍条目，并对唐宋词的一些常用语辞作汇解的《唐宋词词典》。在此基础上再完成完备的词史。

这八大任务的提出，虽然主要是就唐宋词的研究而言，但对如何确定词学研究的范围，也是有启发性的。

不过，无论是八分法还是十分法，都还只是平面的罗列，未曾注意到各个方面的逻辑层次关系，还不是对词学研究体系的完整科学的建构。

为此，刘扬忠先生的《宋词研究之路》^①，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系统的思维方法，提出了宋词研究的科学体系。他将宋词研究分为基础工程研究和理论研究两大部分，各部分又分若干种类，图示如下：

^① 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这一宋词研究体系比较完整科学^①，可沿用来建构整个词学研究的系统。

需要补充的是，因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有关词的传播、接受方面的研究，还未能纳入其中。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创作——传播——接受三个阶段，正如一般的商品需经生产、流通两个环节最终进入消费阶段一样。因此，文学史研究，不仅要注意创作过程，还应研究传播过程和接受过程。词学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同样也要注意研究词的接受和传播。

为简明起见，本书将词学研究的范围分为词体、词人、词集、词论、词史和词学史六个方面：

词体，是指词的体制形式方面的研究，包括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等。

词人，是对创作主体的综合研究。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词人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包括撰写词人传记、年谱和作品系年等；二是对词人的理论研究，包括词人的人格个性、心态情感、艺术风格、成就地位等方面的研究。

词集，是对词作文本的基础研究，包括词集目录版本、辑佚辨伪、校勘笺注等。

词论，是对历代词话和相关词学理论批评资料的整理研究。

词史，包括词创作的发展史、词作传播史和接受史。词作的发展史，是对历代词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群体流派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词的传播史是对词的传播方式、传播过程、传播观念

① 沈家庄《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也提出了“当代词学研究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看法与刘扬忠近似而略有补充，可参。

及其对词创作、接受的影响的研究。词在接受史是对词作接受途径、接受心理以及词作价值、意义的涨落变化过程的研究。

词学史，是对整个词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综合研究，以展现词学研究的历史进程，评估词学研究的利弊得失，促进词学研究健康规范地向前发展。

这六个方面，尚未能将词学的理论研究全部包含在内。词学的理论研究，是在基础研究之上的拓展与提升。基础研究的史料可以灵活运用来从事理论研究。故本书侧重介绍词学基础研究的史料。对于从事词学理论研究的理论资料，只能从略。

以下依次介绍词体、词人、词集和词论研究的史料。因词史和词学史的研究，古代没有系统的资料，只散见于各种词论资料之中，故不列专章介绍，只在词论中顺便作些说明。

第一章 词体研究的史料

词体研究，首先要回答与解决的是词的起源问题。词是怎样产生、形成的？又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宋人已有所论及。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南宋朱熹的《朱子语类》、宋人有关词话著作和词集序跋都曾提出过一些零星的见解。后人的词话著作也多有论述。这类资料，今人曾予汇辑，如龚兆吉编《历代词论新编》、刘庆云编著《词话十论》、梁荣基著《词学理论综考》^①等都有专题辑录，取资颇便。至于今人有关研究词的起源问题的专题论文，可检索有关词学研究的工具书（参第八章）。

第一节 词乐

词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是隋唐燕乐，词乐是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关词乐的研究资料，就要上溯到隋唐。《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旧五代史·乐志》、《贞观政要·论礼乐》、杜佑《通典·乐》以及《北堂

^① 三书版次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岳麓书社1990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等类书的乐部，都有燕乐的记载。其中有些资料，今人已汇辑成专书，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①、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②、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③、吉联抗辑译的《隋唐五代音乐史料》^④等，为研究隋唐五代的音乐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

唐代有关音乐的专著有：

《乐书要录》，题武后撰，实为武则天时元万顷等奉敕撰。

原书久佚，现残存第五卷至第七卷。其中第五卷有“辨音声审音源”等内容，第六卷述律吕之学，第七卷谈“律吕旋宫法”等。有《宛委别藏》本，《正觉楼丛刻》本，《佚存丛书》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

《教坊记》，崔令钦撰。主要记载开元年间的教坊制度与人事、杂曲曲名、大曲曲名、曲调本事等。其中共录杂曲284曲、大曲59曲。是研究隋唐燕乐杂曲的重要文献。有《续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校点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任二北《教坊记笺订》本，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校点本（与《羯鼓录》、《乐府杂录》、《碧鸡漫志》、《香研居词麈》合订一册）。其中任笺本最具参考价值。

① 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

④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羯鼓录》，南卓撰。分前后两录，前录成于大中二年（848），叙羯鼓源流形状及玄宗以后羯鼓音乐的故事。后录成于大中四年（850），载崔铉所说宋璟知音故事及155首羯鼓曲目。曲目中有《春光好》、《破阵乐》、《倾杯乐》、《五更转》等，可资考证词调来源。有《续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本，《守山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有校点本，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重印本（与《乐府杂录》、《碧鸡漫志》合为一书）。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亦出版有校点本（与《教坊记》、《乐府杂录》、《碧鸡漫志》、《香研居词麈》合订一册）。

《乐府杂录》，段安节撰。段安节为段成式之子，温庭筠之婿，善音律，能自度曲。此书一名《琵琶录》，主要记载雅乐、清乐及歌舞、乐器。书末载有《安公子》、《离别难》、《雨霖铃》、《还京乐》、《望江南》等乐曲，据此可考有关词调来源。也是研究唐代音乐不可不读的专著。有《续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学海类编》本，《守山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有校点本，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重印本（与《羯鼓录》、《碧鸡漫志》合为一书）。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亦出版有校点本（与《教坊记》、《羯鼓录》、《碧鸡漫志》、《香研居词麈》合订一册）。

两宋时期，词乐研究的史料更为丰富。沈括的《梦溪笔谈》曾论及器乐、歌法、乐曲、古今宫调，而且专门论述了燕乐的调式结构、音高、杀声、定弦法、正声与变声的关系等问题。《宋史·乐志》、《宋会要辑稿·乐》、郑樵《通志·乐略》等也都有